



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詹姆斯·克吕斯作品

圣诞鹦鹉

[德]詹姆斯·克吕斯 / 著

[德]斯特芳妮·沙恩贝格 / 绘

朱刘华 / 译

明天出版社



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

詹姆斯·克吕斯作品

圣诞鹦鹉

[德]詹姆斯·克吕斯 / 著

[德]斯特芳妮·沙恩贝格 / 绘

朱刘华 / 译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诞鹦鹉 / [德] 克吕斯著；朱刘华译。——济南：明天出版社，2011.5

(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詹姆斯·克吕斯作品)

ISBN 978-7-5332-6500-7

I . ①圣… II . ①克… ②朱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 . ① 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2243 号



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詹姆斯·克吕斯作品

圣诞鹦鹉

[德] 詹姆斯·克吕斯 / 著 [德] 斯特芳妮·沙恩贝格 / 绘 朱刘华 / 译

出版人: 胡 鹏

责任编辑: 徐迪南

丁洪玉

美术编辑: 曹 飞

封面绘画: 李军帅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明天出版社

社 址: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: 250001

<http://www.sdpres.com.cn>

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E-mail:tomorrow@sdpre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潍坊彩源国际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规 格: 148 × 205 毫米 32 开 2.875 印张 28 千字

版 印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2-6500-7

定 价: 8.50 元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5-2009-046 号

Der Weihnachtspapagei

Author: James Krüss

Illustrator: Stefanie Scharnberg

Text and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2004 by CARLSEN Verlag GmbH, Hamburg

All rights reserved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LSEN Verlag GmbH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1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.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 话: 0531-82098710

目 录

第一章 生病女孩 —— 1

- 1. 从阿姆斯特丹前往沃伦丹 —— 2
- 2. 从沃伦丹去伦敦 —— 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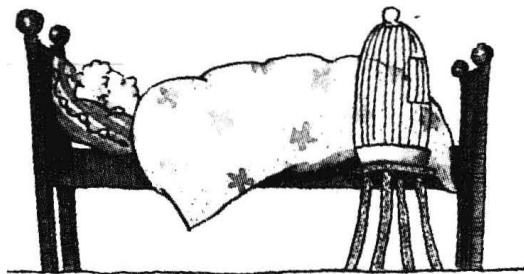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章 伦敦冒险 —— 14

- 1. 花花公子 —— 15
- 2. 上当受骗 —— 25
- 3. 老夫人和警察 —— 34
- 4. 赌博 —— 49

第三章 漫漫归途 —— 57

- 1. 横渡海峡 —— 58
- 2. 回家 —— 70
- 3. 从沃伦丹返回阿姆斯特丹 —— 79

第一章 生病女孩





1. 从阿姆斯特丹前往沃伦丹

在阿姆斯特丹雅士街一座狭小的房屋前，一盏球状的玻璃灯笼无力地透出一团幽暗的光。这是个大雾天，连屋前的运河水面上都不见一丝波光。楼上，楼梯间山墙下的一个房间里，绣花枕头上躺着一个生病的小女孩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夫给小女孩把过了脉，对她的母亲低声说道：“她根本不想恢复健康。她怎么了，维什夫人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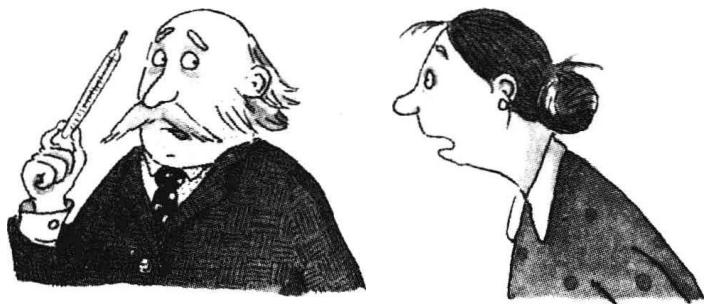
“她失去了她的詹杰。”母亲说道。

“詹杰是谁？”

“她的会讲话的鹦鹉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大夫点点头，说道，“一只会讲话的鹦鹉。既然她失去了一只会讲话的鹦鹉，那就必须再给她弄一只来。作为大夫和您家的老朋友，夫人，我告诉您，伦婕需要的是医学之外的帮助。

我将给她弄一只会讲话的鹦鹉来。”



“你要将我的詹杰给我带回来吗？”一个细弱的声音从枕头上方传了过来。

母亲赶紧走到床前。大夫喃喃自语道：“该死！她听到我们说的话了。我们讲话的声音太大了。不过，我会给她一只会讲话的鹦鹉的，只要我还是范德托伦大夫。”

这一刻，老大夫尚未意识到，在阿姆斯特丹，尤其是临近圣诞节，要弄到一只会讲话的鹦鹉有多



难。不久他就弄明白了，这个时候，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会讲话的鹦鹉，那就是伦敦。

要去伦敦，就必须乘船横渡刮着冬季风暴的英吉利海峡，可范德托伦大夫已经老得不宜做这种旅行了。于是，他乘坐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去找他的侄子彼得。彼得住在艾瑟尔湖畔一个名叫沃伦丹的小地方，是个性格有点豪放的帆船手。

这一天，在沃伦丹，阵阵浊雾从海上飘来，爬过堤坝，爬进房屋，也爬进了紧靠在堤坝背后彼得所住的小房子里。

范德托伦大夫脱下他的毛领大衣，轻声咳嗽着说：“好浓的雾啊！”

“可我喜欢这儿，不愿意拿它同眼下也有雾的阿姆斯特丹交换。”他的侄子彼得说道。彼得正当年，双手有碟子那么大，头发是淡黄色的。

彼得冲着里屋喊道：“老婆，快给我们沏壶浓茶！”然后他问：“这种天气，是什么风将您吹到沃伦丹来的，亨克叔叔？”



“我需要从伦敦买一只会讲话的鹦鹉，彼得。”

范德托伦大夫说道，“为了一个病得很重的孩子，她的会讲话的鹦鹉死掉了。我要是弄不到新的鹦鹉，女孩也会死去。”

“为什么必须从伦敦买鹦鹉呢？”彼得问道。

“因为阿姆斯特丹没的卖。”他的叔叔回答道，“为了找到一只会讲话的鹦鹉，我的马儿已经将蹄子都跑薄了。”

大夫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，又放下来：“可惜，一无所获。”

“你认为我会去伦敦给你买这么一只鹦鹉吗？”彼得问道。

大夫点点白发苍苍的头颅：“我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彼得摇着手指拒绝道，“亨克叔叔，这种天气不宜横渡海峡。眼下实在不行，因为有雾，也缺少风。可雾一散去，冬天的风暴就又会来的。”

彼得的妻子端着一只托盘走进房间，将一壶茶和杯子放到桌上。大夫说道：“你不过是必须横渡



一回海峡，彼得。这算得了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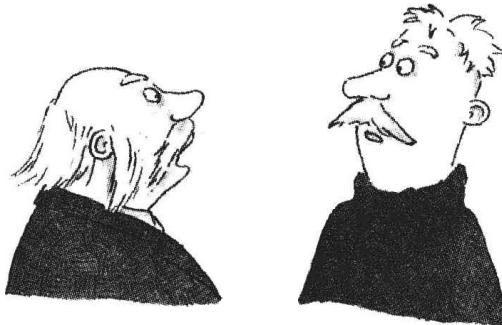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必须驾驶帆船斜向驶过这道海峡最宽的地方，亲爱的亨克叔叔，最后我还必须驶回来。我得冒着这该死的会冻掉人耳朵的寒风！”

“彼得！”他的妻子用责备的语气叫道。她不喜欢丈夫讲粗话。她请两个坐在高背椅子上的男人坐到桌旁来，然后，她离开了房间。

茶又浓又烫，两个男人边喝茶，边继续交谈。大夫用尽他同固执病人打交道的所有招数来说服他的侄子。可那位帆船手顽固不化，坚持在这种时候进行这种旅行太危险的看法，他说眼下连前往伦敦的邮船都停开了。

最后，当大夫发觉他所有的花招在侄子那儿都不管用时，他叫道：“你想让一个女孩死去吗？”

“她不会这么快就死去的。”彼得回答道，“你知道有多少男人在冬天横渡海峡时不得不丢掉他们的性命吗？”



“那好吧。”范德托伦大夫说着，站起身来，“那我只能去找酒鬼阿德里安了。只要我付足他钱，他就会去的。”

“去找酒鬼阿德里安？”这下，彼得也从桌旁站了起来，“你要去找酒鬼阿德里安？”他愤怒地盯着他的叔叔。

彼得知道，如果想阻止酒鬼阿德里安驾驶帆船，自己就不得不亲自驾驶了。因为酒鬼阿德里安为了钱什么都会做，甚至会将自己的外婆出卖给魔鬼，为的只是得到一杯杜松子酒。



因此，为了阻止他那态度十分坚决的叔叔派酒鬼阿德里安横渡海峡，彼得嘀咕道：“你赢了。我去。可要等到天气合适的时候。明天你将买鹦鹉的钱送来吧。”

“我已经带在身上了。”范德托伦大夫一边热切地说着，一边用大拇指和食指从马甲口袋里掏出钱来。“给你。”他将一扎纸币交给他的侄子，“这是二十英镑。你想同谁一起去？”

“我将设法说服海因。”彼得嘟囔道。

彼得点了点钱，问道：“这么多钱就买一只鹦鹉？”

“买一只会讲话的鹦鹉。”他的叔叔回答道，“你得把教鹦鹉讲话的学费一块儿付了。”

2. 从沃伦丹去伦敦

这天晚上，当马车将范德托伦大夫拉回阿姆斯特丹时，女孩伦婕的病情更严重了。大夫给她把脉，发现她的脉象飘忽得很厉害。他担忧地扫了一眼，看到伦婕的母亲眼睛都哭肿了。这时，伦婕又问到了詹杰，大夫别无办法，只能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道：“圣诞节，伦婕，你就会得到你的鹦鹉。”好奇怪，从这一刻起，伦婕的病情开始好转起来。12月14日，平安夜前十天，她头一回又能坐起来在床上吃东西了。“詹杰圣诞节就回来了。”她说道，“范德托伦大夫亲口答应我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母亲一边拂去伦婕额上的一缕头发，一边说道，“是的，圣诞节你就会又得到一只鹦鹉。”

可是，当母亲这么说时，听着外面在运河两侧的房屋间呼啸的风，她心想：亲爱的上帝啊，让那



些帆船手及时从伦敦返回吧，我可怜的孩子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只鹦鹉身上了。

帆船手彼得和他的伙伴海因也正是在 12 月 14 日这一天扬帆去伦敦的。大夫许诺，等他们从伦敦回来后会给彼得一笔可观的报酬。

这一天，海上波涛汹涌，刮着风暴，但帆船手不在乎这个。他们的船是艘在当时就已经显得有点古旧的德式单桅小帆船，船头很宽，船尾浑圆，扁平的外壁上绘着一幅女孩头像，船的名字叫“沃伦丹的玛丽”。

两名帆船手身穿防水服，头戴防水帽。彼得站在舵轮旁，海因控制桅杆。

帆船手海因，满脸雀斑、红头发、招风耳，是沃伦丹经历最坎坷的人之一。彼得带上他是有充足理由的：海因会划桨、摇橹、织网，会顺风或逆风扬帆，会打旗语，会发灯光信号……一句话，一名水手必须掌握的，他统统都会。他尤其擅长彼得在家里被禁止做的事情：诅咒。



当海因一大早来到甲板上时，他就开始诅咒了：“该死的桅杆！该死的船首、船尾！要我乘这只破船去伦敦？我这才是自己找罪受呢。”当第一批海浪打到甲板上时，他诅咒道：“该死的湿漉漉的东西！等我们到了深海就好玩儿了！”等他们到达了深海，海水在甲板上流淌，他又诅咒道：“该死的狂风激浪啊！该死的大夫说这只是‘横渡一下海峡’！旱老鼠！净讲蠢话，对汽笛、冷风和驾驶帆船一窍不通！”然后，他向彼得喊道：“我去沏壶茶！”说完，他就钻进了甲板下方的厨房。

在海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较为平静，两个男人可以轮流把舵，轮换睡觉。

第二天，风力增大了，但帆船也照样没事。单桅帆船忽而被抛上房屋高的浪尖，忽而又跌进深渊似的波谷，但它在前进，东北风推着它向前。海因和彼得是两个老水手，这风丝毫影响不了他们，就像它影响不了单桅帆船一样。海因几乎不诅咒了，甚至吹起了口哨。“说到天气，我们真够幸运的。”



他说道。

在度过同样较为平静的第二晚之后，早晨，两人就看得到英国的海岸了。他们在暮色降临时驶进



泰晤士河河口，次日早晨就到达伦敦了。他们驾驶“沃伦丹的玛丽”安全地横渡了海峡。

